

厚坝新歌

■ 陈有元

说厚坝，道厚坝，厚坝原名厚平坝。群山腹中生盆地，十里平川堪奇葩。物华天宝民风淳，钟灵毓秀美如画。朝看日出排堰口，晚观彩霞板凳坝。白云飘飘白坪坪，宝峰水渠哗啦啦。休闲采摘水云天，月亮湾里好度假。厚平口上起宏图，横空出世防洪坝。从此厚坝绝水患，嚣张龙王脾气炸！科学种植进农户，寿光模式发新芽，蔬菜大棚拔地起，百姓致富笑哈哈。千年厚坝换新颜，遍地开满幸福花，故乡明月照千秋，叫我如何不想她！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某部副部长、少将)

汉丰湖：滨湖路上闻竹琴

■ 谭宁君

一声高腔翻若惊鸿
迅疾掠过湖面，扶摇直上，响遏行云
“故人西辞黄鹤楼——”
穿云雾，沐风雨，一叶扁舟
颠簸于旋律的惊涛骇浪
进长江，穿三峡，下扬州
唢呐声声！唢呐声声！
急促的快三眼板，跌宕川江号子的刚猛
竹筒板拍出峡江险峻，岸树苍凉
哀猿的呼叫壁立千仞
一个滩又一个滩，激浪似箭
唢呐声声——唢呐声声——
桨声欸乃，秦淮河温婉了夜色
岸上，一把团扇，一袭旗袍
慢七眼板，款款而来，回眸一笑的妩媚
在粉红胭脂前，层层叠印
唢呐声声，唢呐声声
回去，回去！快回去
繁华江南，难解羁旅乡愁
远行的人，脚踏船头，数板
引吭，吼几句三峡竹枝词
一曲南音，山高水阔
明丽了，午后的湖光山影
汉丰古镇，湖山开州，举子之乡的
风雅嘉韵，古朴的笛筒
装满千年故事
演绎万种风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总在旅途荡秋千(组诗节选)

■ 李玉芳

故土遐思

汉字，在故乡堆积成山
自打出走的那一天起
就成了我一生挖掘的矿
婀娜的花草，婆娑的树影
古朴的萤火虫在炊烟里闪烁
如我的记忆，忽明忽暗
仿佛故乡遗失的一粒种子
夜风乍起，我张望的眸子
已在泪水的浸泡中发了芽

文峰塔寄语

我穿越若干隧洞而来
仰视你直逼蓝天的巍峨
一扇石门的高度
是我俯首汉丰碧水的诚挚
黄昏夕阳成人之美
投影，我一串无悔的足迹
平步青云登上塔顶时
我必须说破身世

汉丰湖畔

汉丰湖，在游子的尖尖上荡漾
澎湃我一汪思乡的泪水
岸边，一棵小草的一次探头
说出这个秋天是瘦的
时光低处，我是归人
回乡认亲之路渐入单程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榨井坝的变迁

■ 谭德成

群采茶的巴山妹子，惊艳万亩茶山，灵动的眼睛，灵巧的双手，一枝一芽满是情，还时不时地唱起“喊山谣”，或歌或舞，手挽手地沉浸在茶语声声响彻千里之外的自家里。极目远眺天际线上的天宝寨，让我想起了往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远山的那一边驻乡工作，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白天与山民同劳动，晚上举着火把在院坝里宣讲党的政策。从边远的村落回到乡上机关，要翻几座山，越过几道梁，一路徒步行进错过不误，希望总是写在明天的期待中……

现在，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前，去过一趟，山依然是山，秃头的山顶戴上了绿帽；水依然是水，由浑浊变成了清澈，散居高山的村民搬进了集居的新村，欢声笑语洒满山岭山岭。

离开这儿时，天空突然放晴，青山如黛，行云若水，彩旗招展的茶山路，漫步走向诗的远方……

转眼又到了长城村的“村丰里”，远远地听到了山谷的河水吼声。循声而

去，山里正在盛开的油菜花，一弯又一弯，一槽又一槽，美不胜收。就在这片山谷底，深藏的人家，缓缓地升起了炊烟，看见了人间烟火的田园、人间烟火的村落，闻到了人间烟火的腊香味。还是当年在这片土地上吃的那些饭菜，鼎罐饭、土豆丝、红苕粉、玉米糊、腊猪蹄，看着一盘盘端上桌的美味，一行人眼睛都发亮了，咽着口水，埋下头就嚼吃起来，不一会儿，餐盘一个个清空，人人都说肚皮就要撑破了。更有人说，当年在缺吃少穿的日子里，这叫打牙祭，而今这是原生态食材的美食。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心境，吃出了不同的味道。

走出这里，经过一段长长的漫水道，车子冲碾的水浪像两片飞翔的翅膀，插在车旁两旁，仿佛随时要飞上蓝天。

最难忘的是心心念念的杨柳村。没去前有种美好向往，总是与江南连在一起，可能会有湖泊、水库、河堤等。到了那地方，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原来这里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伸长脖子就能看

见四川境内的“巴山大峡谷”。溯源杨柳村名由来，杨柳村原党支部书记说，很早很早以前，相传村子里的一口古井边长了一棵杨柳树，后因水枯井干，杨柳树也随之夭折。再后来口口相传，便用杨柳作为村名，暗示着大山里的人也向往着浪漫。一走进村子，太阳就躲起来，山雾弥漫过来，像风又像雨，蒙蒙地飘洒在面前。名副其实，真有浪漫的情调了。山坳里的民居一字排开，靠着山沿着路，门楣窗棂烙下深深的大山传统元素，又不失当今流行的风尚。傍晚时分，花前月下的老人们谈论着他们的幸福，笑开的岁像花朵，都夸政策好，派来的帮扶干部像家人一样亲，天天在一起。夜幕落下，万籁俱寂的村子里，闪烁着一路灯光，迎接着月影而归的家人。

翌日清晨，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天边升起来，崇山峻岭逶迤起伏，蜿蜒的山路人欢马叫，还有山谷传来的铃铛声……

(作者系开州籍业余词作家)

一个人的村庄

■ 游霖

象，到处高楼大厦，似乎比自己生活的大城市还繁华许多。出了县城，沿着宽敞的柏油马路前行，冯秋离甚至不敢相信这是去乡下的路。渐渐地，周边的景物开始熟悉起来，好在那些山山水水都没变，一路前行，一路都是满满的回忆。那些肆意奔跑的童年，那些挑灯苦读的日子，那些和父母相处的年年岁岁都在车窗外清晰起来。

车在一座大山前停了下来，这座形状似驼峰的山他太熟悉了，就在他们家旁边。冯秋离的童年几乎是在这座山上度过的。但现在他走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村庄里，除了蛮横地镶嵌其中的柏油路外，目之所及全是肆意生长的灌木、虬枝以及枯黄的杂草。在荒林和杂草间，仅有一幢完整的建筑，其余的建筑均是断瓦残垣，土墙裂着口子，屋顶像骨折般坍塌。村庄里，没有鸡鸣，没有犬吠，没有牛羊，更没有炊烟，一阵风吹过，草丛里竟然是密密麻麻的坟头。

冯秋离一阵寒颤，我的家呢，我的父母呢？他赶紧掏出手机，电话很快接通，里面传出母亲熟悉的声音。

“妈，你们在哪里？”他问。“我们在家啊，怎么了？”母亲回答说。

“你确定你们都在家？我要和你们视频。”冯秋离说着，就接通了视频。视频里，母亲和父亲都在，母亲举着手机微笑着，父亲在她身后叨着旱烟，他甚至还从视频里看到了驼峰山。

难道，自己走错了地方？冯秋离回头看了看，驼峰山就在自己身后，可哪里有父母的影子？冯秋离说：“妈，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回来了，就在村里，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你们？”

冯秋离刚说完，视频忽然挂断了。他

赶紧重拨，却再无人接听。冯秋离慌了，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疯狂地往前奔跑，最后走到了那幢完好的建筑前面。

推开门，楼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密密麻麻的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体型硕大，像士兵一样整齐排列在每一层楼里。计算机的显示屏上，光标来回不断地跳动，并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冯秋离沿着梯子一步一步往上走，一直走到顶楼的一个房间前。推开门，里面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白发鬢鬢的人。

“你来了？”那人缓缓转过身，冯秋离竟然觉得他有些熟悉。

“你是谁？”冯秋离问。

“我是你小学同学徐博，你不认得我了？”

“徐博？M大学的博士，IT专家？”冯秋离问。

“这里怎么了，这个村庄到底怎么了，人呢？”冯秋离有太多疑问。

徐博叹了口气，缓缓地说，“村子里的年轻人全部在外面打工、定居，都和你一样许多年没回来过。留在村里的老人们一个个先后故去，现在我是村里唯一的活人了。”

“怎么可能？”冯秋离难以置信，“我刚刚还和父母视频过。”

“你的父母已经去世5年了，他们的坟头就在驼峰山下，我亲自埋葬的。”徐博说。

“你说他们都不在了？”

“是的，家里失火，两位老人一起走的。”

“刚才他们都还好好的，你告诉我他们去世5年了？这太荒谬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冯秋离摇摇头，慌忙摸

出手机试图再次与父母连线。

“你在电话里听到的，在视频里看到的，都不过是我设置的一个程序罢了。”徐博说，“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早在几年前，我就把村里的每个老人进行了DNA取样，然后植入电脑，AI系统会按照他们活着的状态继续编程，会以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在虚拟世界里从事一切活动。简单来讲，就是虚拟了一个他们，除了不能见面、不能真实触摸，打电话和视频都看不出任何异常。”

冯秋离依旧不相信他说的话，问：“我逢年过节给他们打的钱呢？他们在哪儿？我儿子生日时买的礼物又是怎么回事？”

“除了你，村里其他年轻人也会断断续续打些钱回来。钱基本用在机组的运行维护上了，不过尚有结余，所以在你们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会根据系统的提示，用剩下的钱给你们每个人回馈一些礼物。”徐博说。

“凭什么？你凭什么不让我们知道父母的真实状况？”冯秋离冲上前，一把拧住徐博的衣领，大声吼道，“你毁了我的亲情！”

徐博苦笑了一声，直视着冯秋离悠悠地说，“孝子都活在手机里，在你们看来，他们只要好好地活在视频里不就够了吗？”

徐博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又说：“这套系统原本是我为自己的父母设计的，回村里做实验的时候，所有的老人都求着我帮他们。他们说，这样他们的儿女们就可以安心地在外面工作了。你说，我凭什么？”

徐博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冯秋离不敢直视，他丢开徐博，瘫坐在地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再见了，姑父

■ 蒋德然

常乐意去割麦子，因为晒干后的麦子，可以换成生活用品。姑父家开的面条厂，完全满足了当地人的需求。很多乡邻，包括当时与铺溪相邻的巨屏社区、兴华村等地居住的人也经常把自家收割的麦子拿到姑父家卖或者直接换成面粉、面条等食品。姑父的面条厂很简单，没有机器设备烘干面条这一环节，纯粹是让长长的面条挂在木棍上，经过3到5天的自然晾晒即可。但就是这样的方法，却能让面条带着浓郁麦香且口感筋道，深受当地人的喜欢，成为我童年里的最爱。

在我的记忆里，姑父和姑姑是年轻人创业的典范，一提到“蒲学娃、蒋青青”的名字，当地无人不知。姑父和姑姑的辛勤劳动，让他们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当然，姑父和姑姑也不限于把自己的事业做于此，小表妹出生时，姑父就去县城学习车工、钳工、铆工和焊工。回乡后，姑父利用自己学到的精湛手艺，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他为自己打造了两艘船，专门经营水产品销售。业余时间，姑父还喜欢进行一些小型机械物件的制造和安装，在他的个人工作室里，至今还整齐地摆放着他的一件件作品。

姑父的踏实肯干、精明能干，在铺溪是非常有名的。姑父酷爱喝酒，一日三顿必喝酒，在铺溪也是出了名的。3年前，姑父查出食道癌去西南医院做手术时，乡邻们都惋惜地说，他这个病是喝酒喝出来的。但他自己却不掩饰对酒的热

爱，遇有亲朋好友办喜事，他也会像个

健康的人那样开怀大饮。亲人们都劝他不要喝，但他执意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快乐时的心情。

或许，姑父就是这样一个执著的人。对酒如此，对事业如此，对他生命中最爱的女人也是如此。

在铺溪，很多的家庭仍有用柴禾煮饭的习惯，不是因为这里太贫穷，而是因为这样煮出来的饭菜很可口。姑父家也不例外。在他家厨房的正前方，我看到，三大堆长短一致的木柴块，整齐地码放在灶台的附近。听奶奶讲，这些木柴是姑父去年一刀一刀劈出来的，他总担心自己走后，姑姑没有力气去做这些男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趁自己还活着，他一定要为姑姑多做一些事情。

在《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本书里，安意如曾这样描述：“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时，不用她要求，什么也为她想得周全。”是的，爱一个人时，这份爱，必是愿公移山的坚定，也必是精卫填海的执著。感动于此，感怀于此。我又想到，这世间，有多少曾经相爱的人，因为现实的缘故常常用冷漠的表情将自己热情的心敷衍，而姑父投射在姑姑心湖上的那一瓣花香，那一份带泪的微笑，却见证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弃的诺言，同时也为世人指明了爱的方向——爱要死心塌地，爱要肯定执著，爱更是爱给自己爱的人攒足勇气和信心，让她快乐地生活！

决定离开铺溪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姑姑说，姑父的心情一直非常平静。早在前些日子，他就已经把自己的

身后事安排好了，特别是下葬的地方，姑父故意为自己选了一个荒无人烟且靠近江河的小山坡上，他说这里可以看江涛，闻新鲜空气，一定很舒服。他说他其实最怕姑姑伤心，怕他的坟挨着家近，姑姑天天跑到他的坟前来哭。现在，姑父更愿意一个人以沉默的方式静静地躺着，享受生命的最后时光……

下午两点半时，当我们一家几口来到姑父的病床前和他道别时，姑父依旧是用面带微笑的样子看着我们。我知道，这一别，就是一生；我也知道，我的眼睛早已被泪水胀满。但我一直强忍着，我不希望被姑父看到，破坏他的平静心情……然而，正当我们从三楼姑父的卧室下到一楼客厅的那一刹那，却意外地听到有人拍打三楼栏杆的声音。抬起头，我们看到姑父正倚在栏杆上，他正用手势比划着什么。姑姑告诉我们，那是姑父在提醒她，别忘了把给我们的家乡特产带走。

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浓浓的亲情紧紧包围着，被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我的姑父，他赠予给侄女一家人的爱感动着。尽管这种幸福有点痛，汹涌的泪水也从我的眼眶流了出来，但我还是愿意将这种有点痛的幸福，永远珍藏在心灵最隐秘、最尊贵的位置，以等待命运的再次垂怜；下辈子，我还做姑父的侄女！

一直相信，痛的尽头便是幸福。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信仰在世间是虚设还是事实，但我仍期待缘分和天意去兑现！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